

故宮週刊

培基



(一之像賢先聖至殿肅南)

像 倪 孔



漢譯滿洲老檔拾零(續)

太祖諭臣民

天命六年閏二月

上諭曰、明國越境侵權、妄預外事、上自王公、下及輿臺、無不昏瞋背義、惟惡是念、窮兵黷武、草芥民命、下情蔽蔽、莫得上聞、是以上天怒、國勢日蹙、我國向律朕與貝勒大臣等、日必會見一次、凡人民之勞逸、及軍旅之得失、悉待籌議妥帖、然後實行、假使身爲人上者、効明國君臣之溺於安樂、而置國事於不問、則下情何自上聞、道義不明、國與民舉不得而安矣、即如築城夫役、前給之鹽、尚未用盡、今復頒給者、因若輩勞於土木、故特加愛恤也、夫土能愛恤其下、則下豈有不忠敬其上者乎、凡爾臣民、對於居爾下者、咸宜仰體斯意、用杜怨尤、毋忽、

太祖判婚案

天命六年閏二月

有噶薩里者、欲娶家奴甯善之女爲媳、雅遜阿呼圖以請於上、許之、匠役胡養之子多爾理、出謂甯善之女已聘定在先、上曰若然、可問女之父母、男女婚嫁、須由雙方情願、否則作罷、律有專條、何可悖也、以問女之父母、則謂係多爾理聘定在先、遂命給多爾理、噶薩里之岳母又煽惑噶薩里復言曰、多爾理之母、雖曾往甯善家說合、但仍係家聘定在先、噶薩里以其言使雅遜阿呼圖贊之、上曰婦言莫聽、古有明訓、牝雞之晨、惟家之索、即上至衆福晉、猶不敢妄預外事、今剛古里之妻、違背禮俗、煽惑子婿、冒濫進言、夫使朕之所命、不合律例、因可請予復審、男女婚嫁、須由兩家情願、律有專條、何以說聘先後、遂破三十年來之成法、遂命問雅遜銀二十五兩、阿呼圖銀十兩、噶薩里逐出牛羖、所有御賜物品、悉令繳還、與其岳母、各鞭責五十、

瓦爾喀費揚古控告貝勒阿敏

天命六年三月初三日

貝勒阿敏旗下有瓦爾喀費揚古者、以貝勒阿敏恃勢欺人、交易不公、反行責打、具書上告、且謂身受陵逼、無門可入、

銅版紙每輯定價二元

日交涉史料第二册每册二卷六角

故宮週刊合訂本第九十册每册三元

史料旬刊第四十輯一册四角

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不得已乃上告也、上得書、命法司審之、諸貝勒大臣等、以瓦爾喀費揚古二人、不知反省已過、反以身受陵逼、無門可入、要挾妄控、俱論上聞之曰、瓦爾喀費揚古皆無識之頑漢、殺之何爲、可逐出牛羖、命就食於其弟、

太祖遣使齎書與額駙恩格德爾命

傳示喀爾喀五部落諸貝勒書

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三日

遼河以東之漢人、今已薙髮歸降、爾五部落衆貝勒其曉諭國內軍民、嚴守邊界、不得越境侵擾、致招嫌隙、否則所得無幾、爲禍甚烈、莫謂朕言之不預也、如果不從吾言、仍自越境滋擾、則我兩國勢將以兵革相見、因微故而傷兩國之和、亦何益之有、我國與爾喀爾喀五部落衆貝勒會對天盟誓式好無尤、乃爾五部落衆貝勒貪得財財賄、竟渝前盟、與明人貿易往來、誼若一家、真可謂全無心肝者矣、爾五部落衆貝勒倘欲征伐明國、宜以旄頭西指、若遼陽爲朕駐蹕之所、遼河以東、諸誠悉已薙髮歸誠、非復明有、爾何得藉口聲明、犯我降民、朕憫爾無知、業經再三勸諭、無如爾等竟置若罔聞、橫行如故、今與爾等約、凡遼河以東、未曾薙髮歸誠諸城、朕本擬河冰既合、乃往攻取、爾五部落衆貝勒如果有意征明、可乘此河冰未合之時、與師奪之、其已經薙髮歸誠之處、爾等若犯及秋毫、朕必不宥汝也、

(本段完)

繪事雜錄(續)

明唐景鳳東圖玄覽(續)

京口陳太學從訓誠雲林山水一紙軸、其廣從僅盈尺、長四尺有奇、作茂林疊嶂、峻嶺喬柯數重、徧滿一幅、蓋元鎮平生所希有者、其皴以披麻皴、鐵墨勾分、先用淡墨拂拭、既成、乃用濃墨勾分、又以淡墨點綴、渲染數番、而意致神淡古雅致足味也、雲林當時畫成、亦自珍重、既題後數年復題、原爲京口新相國家物、新氏舊藏雲林山水長幅合四幅、並海內所無、內一幅作園境、(接第二版)

(期一第刊本見謄傳小)

(期一十二第刊本見詳傳小)

茶竈翠樾
澄壺漱生面尋
常回不同性底在
光轉真賞盡禪
重仍楚人弓

[illegible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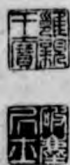
沒骨江山烟霞夢
 林紅樹黃書堂倚
 思白明重見筆意
 稱是依楊
 丙戌新秋海山

于草屋後爲牆垣、內出太湖石芭蕉、今竟不知落何處、又有王叔明山水一軸、長紙、闊僅長一二寸、上作行書選寸字題年月、字亦勁雅、其書法絕不着色、先用羊毛筆、以淡筆分由峻峭、後以淡墨細點後、又以半濃墨細點、如是數重、滿紙皆墨、中作二高松、松身乃是飛白、松身亦不是尋常畫家、先界二筆直以筆從根底圈、上枝亦盡露白松、針則先淡墨畫成、復加半濃墨疏油、其意欲爲畫中之飛白、亦奇作也、松下傍着一小屋、屋內着一人、僅半寸餘、今亦不知何處、從謂識有李成風雨圖一大幅、亦佳、殆是元人臨本、又有沈石田做竹走一小軸、却是得意筆、高古而雅勁可尚也、吾休范司理龍石、有稍畫四小幅、絹素如新、用筆墨不經意、草草點綴、然法具象與意俱融、是亂雲數而非郭熙、以意相氣不高逸、宋人狗二册、大佳、長安燈市見之、後爲享之得、享之乃裝潢者壞之、紹興呂（一作李）公子葵陽小米絹畫山水一幅、絕不點一苔、山石亦不甚數、但用筆圈四圍分峻峭、坡脚稍用刮鐵、數筆用一墨成、襯以淡墨、以水洗出、如是染抹數番之趣、真是斐聲、蓋用父法、分抹之趣、以自成堂奧、林木分枝、根亦變父法十之三、呂藏李萬山積雪巨軸、亦是一墨運、曾見唐解元伯虎有臨本、吾郡邵龍、頗善臨摹、常得其臨本數幅中亦有此本、此本却不真、却是宋人所臨、第不知龍所見而臨者誰氏物也、龍號雲窩、字汝潛、畫在能品中下、（接第三版）

清雍正耕織圖之一（淤蔭）

鳥鳴林外靜
春漲野橋低
已是新秧好
意欲滿隴高
游時爭子佳
課保取安棲
隔水摩肩者
心忙日急而

淤蔭



呂氏圖畫數百幅，俱不甚精古，于近畫有文徵仲小長條、乾黃紙、李唐雅有興致，又有陳道復墨花一卷，高尺五寸，長幾二丈，道服以花名，此其雄圖，為儒服焉，餘所見饒佳，小妮子向人前嬌媚而已，宋人勾勒紅茶蘼一片，有寧宗御筆題詩，字亦雅勁，然捉筆太緊，却似板刻，蓋學書初成時筆也，勾勒花則無款，近見杭人都江村花卉，蓋用其法，亦依稀逼之，宋人范安仁魚一片，形肖生動，無異水中魚也，水藻亦佳，予見范魚前後凡五片，並佳。

故宮匾額之五十三（亭溪臨）



腳襲二三小石，又如今沈啓南披麻皴，凡寫一石，必于下襲二三小石，以為蟠岫，後乃總圈其外，為一大石也，（本段未完）

孤本名劇

鼎峙春秋（續）

第一百二十八齣 遷避失散（續）
（水底魚兒）劍閃秋霜，旌旗耀日光，（合）擒拿劉備，與主定封疆，與主定封疆，（劉備文聘戰劉琦白）文聘吾兄，景升有何負你，你便降了曹操，背主之賊，尚有何面目見人，（文聘白）皇叔，此非文聘之罪，實乃蔡瑁張允二人之謀，皇叔以大義見責，使文聘羞慚無地，皇叔請行，不可遲滯，（接第二版）

扇 書 枬 文 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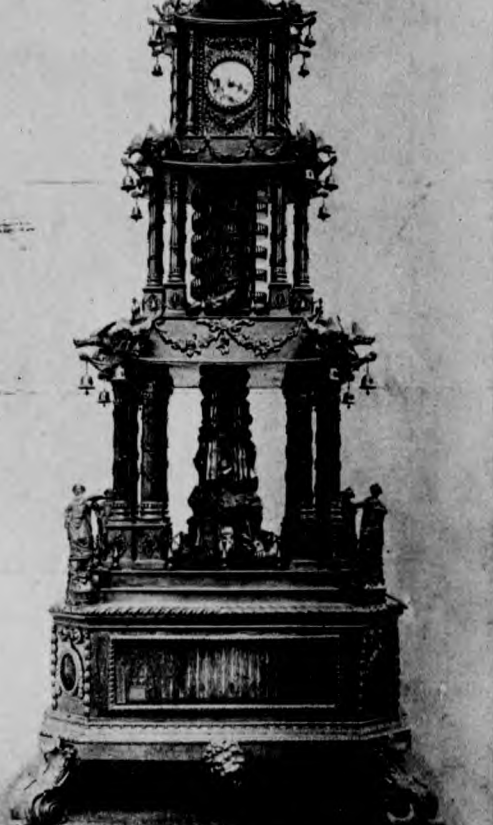
[illegible]

文情、從簡子、字曲線、雪恨寒、順治間諸生、劉分絕俗、畫山水一
顧祖法、工詩、甲申後本親隱居寒山、父友、四方贈贈豐裕、姚盡南
謂之、負士名、大江以南稱文章節義士、門人私謚端文先生、蘇州
府志云、「文氏自微明以來、世著書畫、從簡父子能傳其法、行誼尤
爲時重、」有青氈輕綈、慨然詩選、

曹操大兵卽至矣、（劉備白）多謝、曉得了、（下文轉白）衆軍校從小道殺回、（衆雜科合唱）擒拿劉備、與主定封疆、與主定封疆、（下趨曹操六關旁）關公大甘大衆小軍百性隨上唱）

奉主命護持車仗、衆軍卒努力行上、（內喊）趙雲白、你看追兵已近、二位夫人若在車中、必被敵人所擄、遇難之際、不如棄了

塔式轉水法鐘



塔式轉水法鐘

車馬、逃命要緊，文聘叫人把車轎夫下內喊賊來。」一聲驚叫，喊得雷聲響亮。如何投問？文聘上與趙雲殺到裏面去。文聘道：「你這負義的奸賊，連我的下馬受死！」趙雲見了，勒戰曹將上趕敵，上與四曹將上戰料張飛等追四曹將上。曹軍引引批攔于導上。

地網、逃避無方，（趙雲見了，勒戰曹將上趕敵，上與四曹將上戰料張飛等追四曹將上。曹軍引引批攔于導上。）

（水底魚兒）將士鋒芒、適人遭禍殃、生擒劉備、奸雄一命亡、奸雄一命亡、（自找淳于導本主公之命追趕劉備、衆軍校快殺上前剿、

于導自綁了、帶他到主公面前去請功、（小軍應科唱云）生擒劉備、奸雄一命亡、奸雄一命亡、（下趙雲上唱）

往何處去了、只得追尋前去、前面衆百姓內、可有二位夫人麼、（衆百姓人上白）夫人在此、（趙雲曰）夫人受驚了、（關公曰）將軍請起、可見甘夫人與孩兒麼、（趙雲白）不會見、（內吶喊科）後面追兵來了、夫人且閃在一邊、（衆引淳于導上白）來將何名、（趙雲白）吾乃常山趙子龍、（淳于導白）趙雲早下馬投降、免與糜竺同作刀頭之鬼、（趙雲白）休得胡說、放馬過來、（殺淳于導下放出關羽科糜竺曰）多謝將軍、救我活命之恩、容當圖報、（小雲白）夫人、小將奪得兩匹馬在此、糜將軍、你與夫人上馬、待我殺出重圍、你護送糜夫人、尋主公去、我上天入地、必尋甘夫人與小雲公來、如尋不見、便死在沙場上、（唱）

（尾聲）全將威武誅曹將、（趙雲下罵夫人唱）深感將軍忠勇強、（糜竺同詞）死裏逃生事異常、（下衆軍引飛虎劉備上唱）

莊
買
德
莊
龜

「漢溜子」追兵急、追兵急、後將簇擁重圍、（合）後將簇擁重圍、前途斷聞、（白）我劉備一死何足惜、只可憐南縣百姓、（唱）人民紛紛擲、存亡呼吸間、生靈抱痛、（張飛白）便是怎麼、得那救兵到來纔好、（劉備講）江夏救援、頗有阻亂、（糜芳白）票主公、趙子龍竟投曹操去了、（張飛白）怎麼講、（糜芳白）竟投曹操去了、（劉備白）你可曾看得明白、（糜芳白）看得明白、（張飛白）好狗弟子、我哥哥有何虧負於你、你反我哥哥、（劉備白）三弟、你休得性暴、我想子龍是我故人、他如何肯反、（唱）

(本齣未完)

莊德之印



紐 鼻

莊柱之印



紐 瓦

莊買私印



紐 鼻

印私德莊



紐 龜

影印太平天國文件第一輯出版

本院新出版物

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